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東集卷十二至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賓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河東集卷十二

宋 柳開 撰

高銑下第序

命之短長懸於天道之屈伸繫乎時德之尊卑由乎己名之善惡存乎人所謂懸乎天者壽與夭也知其命而可自信矣所謂繫乎時者用與舍也專其道而可自任矣所謂由乎己者吉與凶也務其德而可自擇矣所謂存乎人者毀與譽也慎其名而可自混矣自信而不惑

自任而不廢自擇而不怠自混而不固者聖人之徒也不惑則樂天不廢則隨時不怠則勤已不固則順人能樂乎天則無憂能隨乎時則無患能勤乎已則無闕能順乎人則無過樂天者以仁隨時者以智勤已者以信順人者以禮仁以齊之能齊之者豈有虞於命哉是曰無憂也智以經之能經之者豈有害於道哉是曰無患也信以誠之能誠之者豈有疑於德哉是曰無闕也禮以待之能待之者豈有損於名哉是曰無過也若渤海

高生者備于四者也柳子聞之曰高生能以仁樂乎天命之短長也信其壽夭曰予何憂予曰固何憂矣予必壽矣又曰高生能以智隨乎時道之屈伸也任其用舍曰予何患予曰固何患矣予將用矣又曰高生能以信勤乎已德之尊卑也擇其吉凶曰予何闕予曰固何闕矣予本吉矣又曰高生能以禮順乎人名之善惡也混其毀譽曰予何過予曰固何過矣予難毀矣天若不壽子則子喪而吾亦喪矣時若不用子則子阨而吾亦阨

矣由乎已者内求其實也自我而專之也存乎人者外貴其幸也自我而取之也若今有司枉子者命道德名之末耳虞子之心不在於是是亦不足極之也勉乎哉高生天下囂囂其誰知子微我則無此言以告於子矣

送姜涉序

古有不得位而憂於國者聞其名焉今有不得位而憂於國者見其人焉姜侯謅賢良而未用不得位者也伐汾晉而陳謀憂於國者也野服而干政弁文而計兵柳

子謂姜侯君子也凡國有大事而預謀者卿大夫之任也卿大夫賢于己而忠于君愛于民而善于戎居位而能之者有矣不能之者亦有矣能之者皆莫能備耳或獨賢于己或獨忠于君或獨愛于民或獨善于戎由謂之為大勲也而復繼以重位以崇之策以盛名以褒之卿大夫所宜任而有之者尚以責之況不得其位而能之者乎不得其位而能之者難矣況不得其位而備之者乎姜侯進無懼色退無怨言豈不謂賢於己乎直言

非訐極諫非訣豈不謂忠於君乎求施於政將盡於誠豈不謂愛於民乎臨敵以謀畫奇以變豈不謂善於戎乎是姜侯不得位而能之也備於卿大夫矣異於卿大夫矣卿大夫得位而居任獨能而不備尚以酬而勞之貴而推之況姜侯不得位而備之也未知國家用何以賞其人矣是姜侯不患負于國家惟國家患報于姜侯也何如哉

贈麹植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泠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違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於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於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希於古之知已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於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

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於他人乎始自求於人今知已之為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於人而取其責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

於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於外也誠乎己而已予聞此之言固亦信我之慼而悲不為妄也予試謂我而思之將見予亦嗚嗚而不禁矣

送馬應昌序

天下有道則吾子出乎世故名曰應昌得乎名而已矣其文近於古雖不能全似於我求之于今亦不易得也已酉自京而來以道德文章期於我與其進也我豈異哉至壬辰得八月留我之家問其居曰四海間旅矣問其

先曰死于兵矣問其家曰盡于兵矣因泣下曰予之先儒爲業始予生八歲會兗叛周天子伐之盡血其民與其帥不與其帥者無擇焉予以幼得遁而免後游于洛知有文章遂走天下求其人以學之近歲得其季隱言于江淮間亦命儒其身今幸文稱譽衆人之口將求試于有司矣予因憫而謂曰天使玆儒明其道也故善人存焉于不死于兗之兵是予之命也幼孤其身長能從師以儒其業是予之行也得其季字之若已是予之孝

也出逢文明代是子之時也嗚呼有如是將見子貴且富矣苟能不以外物易令日之心實我之徒也子告行於我故作序以送子

送任唐徵序

不苟於利者為儒之良也自古多以禮貌飾詐中心奸欺富貪於身而忘其道也孰能恥之任生貧不患於世曰吾患於道也道苟貧不獨我身之困矣將天下之人民亦困矣歷於魏魏之人不知生之意若是也生將行

皆出金帛用實於生之橐間子自旁而笑曰愚不肖以財為重異乎吾之所重也囂囂徒多贈夫粟帛而已子豈例其尤而使復累於生之心乎子有異世之寶舉天下之人莫能得之用贈於生之行矣夫天下所依之寶曰道天下所歸之寶曰德天下所愛之寶曰仁天下所利之寶曰義義以制之仁以居之德以尊之道以守之生苟於吾四寶之中能取其一用富於身則生之名與德萬代之下亦無其貧矣安惟濟一有一戹之費乎生

其爲我愛之無致他人之來盜其寶也則生之行也何有於貧乎

送仲甫序

仲甫請於予曰今將仕焉求之得濟乎將行予謂之曰今之仕者不及古之仕者仕之寔難也借於人而不專於己故自視不能信其行自聽不能信其聲以至乎人之耳目也任其所以嗚呼行修而借視得其盲聲大而借聽得其聾也柰何乎夫盲者不能自别於形聾者不

能自審於嚮必藉人而始知矣汝將進於時若借於人而視其行借於人而聽其聲得於盲之與聾也則人之視聽者非在盲於目而聾於耳盲與聾在於心也心茍不能分汝行之善惡目雖覩而不若其盲乎是目雖不盲而心使之盲也心茍不能察汝聲之遠近耳雖屬而不若其聾乎是耳雖不聾而心使之聾也汝茍借得其盲視汝之行也必在更于人而視之矣豈能專謂汝之行脩乎汝茍借得其聾聽汝之聲也亦在更于人而聽

之矣豈能專謂汝之聲大乎心盲者甚於目之盲心聾者甚於耳之聾矣汝是干於時得不難也若借視於人而求其明借聽於人而求其聰如此則彼人者自視未能明於心見其已之行脩也自聽未能聰於心聞其已之聲大也又安能視汝之行也明於見而識其脩乎聽汝之聲也聰於聞而知其大乎世之明於視而聰於聽者鮮矣縱能明於視而聰於聽則姑自視其脩而自聽其大矣豈暇視汝之行而聽汝之聲也宜之乎今之仕

者不及於古之仕者汝欲仕乎試往觀焉而後動知吾言之可否矣

送高銑赴舉序

柳子自謂得聖人之道好聞人勤其心而專其學者求其進而安其至者嘗曰時之將幸也吾道行之時之不幸也吾道去之在於天耶在於人耶若果在於天豈不好時之長幸耶如不好天其否而已矣吾將謂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茍君天下者有德也行吾道者用之矣

君天下者無德也則我先師夫子昔生周末也何甞能用之哉由將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若七十子矣宋因於周禮取文武之道則而行之九年萬方畢來歸我太平會八月柳子病起東郊來入于魏得其人言宋之同姓大夫逄掌文衙也柳子知大夫之為人公且直也天子今能用之又言渤海人銑求試於京尹矣柳子喜而頌曰煕煕乎煌煌乎道也將行乎吾也將出乎時也將幸乎于野叔達李雅從語三子曰余為天下樂得其良有

司也賢者進而不賢者退矣二三子汝知之乎渤海高生斯其賢者歟上以得其人下以得其時吾將與汝永歌而同歸吾之東郊可無辭乎

河東集卷十二

河東集卷十三

宋 柳開 撰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淳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團練副使金紫光禄大夫河東縣開國男柳開謹以庶羞清酌之儀致祭于太師滕國公之靈太祖神武開闢區宇西吞蜀土公之先王納款歸疆以覲以亡公魁衆嗣彼居宅貳來偕奉侍乙丑直歲邦云殄瘁于今一世南越濵海限嶺作界劉亦旋

敗金陵跨江地廣物龎摧堿始降帝聖統乾興國紀年
晉壘以顛華往失道棼然如草分圻專號荆潭杭閩雖
據且臣不討巳賔四征盡來上恤而哀仁焉丕哉三家
有子莫踵公趾或畢而稚公初居京仗節龍旌載錫載
行泰山崇崇天子命公爰鎮于東甘陵十載遺政如在
吏民攸頼去臨中山塞堞閑閑敵騎北還退假近垣河
流若奔滑臺乃蹲日出日處有仲有屈寧滯乎物漏停
中夜箕哆南舍翰飛斯化惟沸之泉因流即川驚波漲

天永陽地僻褊淺荒斥公蒞養疾達摧高堂縞衣成行芽復新喪悠悠難憑人生可憎公斯又斃悲今念古究如塵聚風來即去譁然笑言倏矣何存事寧可論以昇即趨以降即驅何獨異諸開之在譴公視眷眷憫予無倦忽然而殂零然而孤如飢失哺惟禮有制息之為棄頹光日逝愛不能留哀不能收公其惟休酒焉在巵心焉在辭公知不知嗚呼尚享

内供奉傳真大師元蠲自寫真讚并序

鵗公來自蜀以寫真事求見上上愛之自上而下王公卿大夫士聞于時者皆寫之上命曰若能自寫乎曰能既成觀曰善柳開見之為作讚云

他人寫真能寫他人鵗公自寫如他人也凝睇隱默纎無差忒至藝天與超今邁古立名宋朝萬世之標

真讚并序

淳化四年開為鵗師自寫真與作讚鵗為開自作讚與寫真讚曰

仰匪高俯寧厚識寡偶志難就東西師溪岩友審形義非姸陋聖如知慶無咎

五箴并序

柳子志近於古人異乎時俗之所聞見欲明其道也人皆忽焉作晦箴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以失作思箴柳子言居者以居於世也病乎人有同其事而異其心也同者即與居之異者即與去之作居箴柳子病淺無淵大之德使人目而見

之輕而習之卒成小人也君子之棄耳作淺箴柳子好直人有過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於善衆不克從反謂狂野懼以直得辱作直箴其大意復言于後序

晦箴

道之明有時而明道之晦有時而晦惟晦惟明與世譾盈明不可茍晦不可捨茍之則妄作乎中捨之則患生其下故聖人有云用行捨藏者惟我與汝也

思箴

動静以順思而為正茍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庶事咸欽出之與處必思其故黙之與語勿使于誤機思于密所發不失行思于修惟汝之休道思于謹姑德之鄰思執其志思端其容思而思久君子之風

居箴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為誠同利異謀異謀大之彼相賊害雖與父兄亦偽其情能人其面能獸其心汝若

是也我愧乃深不與汝處不與汝語

淺箴

山之淺松柏不茂焉水之淺蛟龍不生焉世之淺忠良不輔焉人之淺道德不存焉淺之若是我所以棄

直箴

夫子有言直近于仁以直化衆先直其身排斥昏佞是非歸真直而不剛汝奚以云小人不知反以為狂訾言成市嫁患其良於乎小人子心其傷得直而直斯直孔

碩直之在曲斯直又辱爲直之義我有厥理

後序

知機而不能變不神也有患而不能遠於已其爲愚不肖也甚矣聖人所重者機見于未兆患窒于未亂終百歲而考天命也胡云哉余自謂得聖人之道游於畛域之中雖未列軻雄之間亦與世異尚也身遠于位言之民未信也化之民莫從也病阨于鄉之中鄉之無貴賤耄老童稚之輩咸鄙劣

以小之違之歸於他邑又不可也太夫人老而疾家貧不足給其費世無孔子之徒吾何坦然安於是哉曰慮禍傾于身遂反而求之得五箴以自歸焉

哀姬哀辭并序

哀姬良家子父母成都人開始知寧邊軍在闕下聘得姬于其兄從余來全州桂州生二子一女一男皆失之淳化元年年二十秋八月八日夜疾卒

于桂州後堂念其遠京師四千里作哀辭一章刻石留于桂州

彼美袁姬兮柔芳懿懿瑶沉蕣瘁兮追惟弗洎陰質弱早兮資陽望貴壽康攸遂兮天慭所利北塞南荒兮偕行萬里寧期不偕兮溘然而逝夼服勤劬兮喪爾母子恫毒吾懷兮摧傷骨髓高旻孔仁兮皇適予委明知有生兮亦必有死無如奈何兮情思罔已倏焉胡往兮音容莫寄餘玩遺香兮忍孰爲視桂山蘄蘄兮翠攢若指

曷能可忘兮我心于此西流之日兮東流之水瞬息一去兮終天遠矣

贈夢英詩并序

過潭州見夢高奇益不似今時所有非常僧也從予徵訶辭以為好訶亦詩也故作一章七言二十五句詩以贈之

晝光夜魄陰陽祖五緯天立五行父萬靈蕃昌根此樹剛柔各闢清濁聚形類紛然塡下土精英間見羣寧侶

雄劇惟神時可主功格無先明競覯捨羊犬豬用彪虎
氣包茫昧廓區宇刓髮披緇心有取蜕免羈蹄脫潛去
身投西佛學東魯塵視諸徒飆遠舉狂呼醉飽賤今古
公室侯庭迎走户如攀喬柯腰俯僂搜經抉詁將完補
聲號大荒鏗篔叢筆詬斯氷罔爾汝戟枝曳陣孰禦侮
二十游秦老還楚蛟蟠枯泓驤追鼠傳舟湘濆吾與語
歸返終南恨睽阻

諷虞嬪詩并序

湘水導全州城下北走州之境又獨能産筠竹成紋古書今俗通謂舜二妃溺于沅湘揮淚為竹斑者在此也復東南望九嶷山纔可百數里州岸佛寺傍有妃廟因諷妃事作七言十九句詩一章刻石留于妃廟中

惟堯則天舜弗復誕妃罔極恩亭育遏密無聞血盈目南巡胡為淚染竹父輕夫重當何淑沅湘岸筠烟莓覆凝紋疊斑殷郁郁猿緣鼯號鉤輈宿朋悽助惋聲幾哭

賸疑下尤禹堙瀆功充民戴荷百禄重暉並耀難傳較元居不寧逝如逐悲啼負寃生莫卜卒顛沉瀾遠昌族謳訟肇私歸永福柔陰慘刻答深速前睇九山排矗矗到今雲顏愁何掬

贈諸進士詩

開淳化二年夏歸自桂林寄家於許州抵京師見諸進士之尤者作詩贈之

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外復有丁謂到

京見陳訪好尚同韓洎館中諸仙郎綸閣賢三字翰林
四主人列辟羣英粹奔騰走大名淜𩇔天邑沸怒浪航
斯濟駿蹄御良轡緣徑梯險空餓腸勞填味我何為欣
歡名身若將悴北塞絶戎勲南荒政遭墜焦焦家殫窮
口衆食增纍𩀱䆀餘十輩業學莫能嚚髮白壯心衰不
覺老之至跼縮步九衢羞畏同腐婢仰瞻爾數子吾道
終焉寄無為忽于子斯文幸專繼

河東集卷十三

河東集卷十四

宋 柳開 撰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誌

銘

至道元年秋上以開屢奏去曹即邢賜便葬於先人也抵䰟會永濟簿閏至出先君乾德初上丞相書疏云同光年某始任湯陰簿天成帝起鄴由相趨洛兵寇如草破蜀誅帥下競奔亂供迎收安獨先而完飛章聞帝賜

緋衣銀魚相言例無簿得緋帝曰例君不能為之惟相為之耶若君亦為之朕賜柳主簿緋豈不為例耶丞簿尉有緋必命此始後歷南樂簿長興歳為和順令晉石尹并州欲某留幕中察石志畀秩滿潛歸除臨黄令由衛州録事參軍涖臨洺南冠氏顯德間授南樂建隆首得元城皆令也書考二十絶有纎失事十帝四十年非不愛公王將相名位徒見以亂易亂若覆杯水不如田家樹一本疎木尚得庇身廕族積久存也肴省曹尚書

侍郎索貸助給就佛屋為寄館諸賢郎輩豈足道哉所以匿跡邑宰今朝廷紀極似張得奉聖君圓壇類帝必見恢息疆宇求一通籍官終其老也閏來歲于月葬納此言先君壙間閙泣曰汝知先君十歲時唐莊宗與梁爭日來河上捧帝硯筆出入戰中滅梁分賞從臣乃一命湯陰也得緋年二十二學詩于隱者孟若水從万俟生授字學為文章瀛王道幼識先君止之曰君少為令有緋何須舉進士獲一第不過作書記向人寨旁求殘

食也先君之上丞相疏明年拜監察御史明年春破西川太祖名上殿言曰聞爾治家嚴而平如朕治天下也居官處食井水外無一有取吏犯必責不貸公事不枉而速儼立危坐人過促走若覩神明鄉黨親賓畏爾不為不厚不善妻子不疎弟姪不私藴不妄前朕知爾久也淮泗居東南水陸叢委吳臣必來越民未歸郡刺史多惡政朕方制削諸夏州立通判爾去為朕先之區境將用爾同理也先君歸自朝歎曰上隷聽人不濫言事

於上者必寔不欺何稱吾得是哉夏四月開從之泗州
晦前夕叔陟至五月朔先君疾十日旦去代開因病甚
號擗絶死叔撫而存之即復護先君沂汴居京師及此
三十三年也爾閏後奉歸大名府縣開記先君常與諸
叔聚話指汝兄弟語曰吾湯陰時征蜀帝命汝母伯氏
王公（諱玭）為招討副使告行曰帝欲與公屬大官公名
吾不往報曰男兒當自立不能學人因婦家覔富貴也
同吾事帝者半為王侯其後沓沓相傾朝為賤人夕為

貴臣面垢未除頂冠莪焉門朱未乾屍血流焉初暱比比漸異索索以侵以諜以陷以削逐之以離滅之以夷因小敗家及大累國吾苟與斯輩同安有渠得今日眼前耶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彎弓騎馬功成無價彈絲吹竹身衣罔覆累碁奕奕舉口莫食杯酒是味不賦而斃在家了了出門皎皎養兒勝虎猶患不武多學廣智少宦諳事為官納貨莫大此禍侮文弄法天誅鬼殺以私害公反必及躬吾豈徒言汝等勉之開欲具刊之

如何閏泣曰諾嗚呼先君没年我母萬年君年五十九歸柳氏四十年矣又十八年六月卒王大族也開外祖父諸舅世有顯位我母萬年君視外内親十口如一終身未嘗恚怒繄全柳氏者亦其力也今偕葬馮杜開為監察御史時封太原縣太君今追封萬年縣太君諱承翰字繼儒天復癸亥歲中秋日生子開祖母劉夫人累贈至秘書少監開閏嗣也開王父諱舜卿隱居鄴人號柳長官者謂其德行人伏若邑郡長官也銘曰

天地之大兮不如父母之在兮日月之明兮不如父母之生兮天地日月爾何成喪我父母爾何情父兮母兮去何之城南丘墓空纍纍不思即已思即悲泉深石頑埋此辭隳腸潰肝無已時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誌銘

安史横逆唐天子弗督河朔二百年魏近誇傳羅紹威牙中盛大文武材士出其土必試府下諸吏以起家至我太祖清夷區極厥俗漸易周世宗末開仲父諱承煦

守繼華為府都孔目官事魏王彦卿從始迨此三十年給事也當長興明宗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傳就鄴宫名宋王從厚仲父為有司主殘奏也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叀戮今一單使徵王王即挺身往焉未為利也大臣奸豪屢相結附但哥其身不顧其國王如是至必孤坐宫中但能為名曰君而實為臣于諸權也與公事王復何得見王面乎將天下安危未易知耳不若盡率府兵步騎齊發按甲徐

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王至未晚彼若動非其禮吾兵在衛强者縶之亂翦而後遵上先旨不為失耳不納王即去仲父與令詢輩偕至洛王為帝令詢果出磁州刺史仲父歸王之屬臣悉為馮贇朱弘昭輩遠之不復適帝也後鳳翔兵起帝有禍衛州當廣順高祖時仲父為有司主兵騎也外女弟劉為留守王殷妄殷視我姻家也及禮圜丘詔殷入覲殷典衛兵權勢動主深慼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也不

答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即闕高祖敘之仲父歎曰鄰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與戎憂撓中夏殷起即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為國害乎所以吾不答殷以安國家也仲父寡言善性夜五鼓作冠帶趨府門恂恂無一日闕之退自公奉我皇考寅恭勝父坐必緊拱手不問不敢語與其夫人田一德也乾德三年巳月有愛

犬躍仲父前死焉發策占云家主遠喪至仲父惡之午
月我皇考即世我母與開等縗服至魏仲父泣曰我兄
亡吾不生矣一日名開誨曰汝止號焉人子當服學立
身遠惡事脩先行是孝也吾望汝耳秋七月仲父病若
無疾者但曰兄去其已矣二十有七日夜卒嗚呼哀哉
屬衰季隱于吏避憂患藏其志君子乎何稱焉田夫人
生肩吾與闞支氏蔣氏二女後夫人李今皆亡矣李生
問太平與國七年肩吾為贊善大夫仲父贈大理評事

追封田夫人京兆縣太君仲父視開皇考同母兄也少五歲名與太祖御名下一字同建隆初改今諱終天雄軍都教練使有階勲爵邑畧不之書銘曰

鄴城西南二十里村名馮杜古河涘宫音坤艮地尤利元坤居右左令李一營四穴子三是至道二年仲冬次壬申直辰日長至我之諸父藏于此連連珠攢列兩世河東郡姓生孝義祈天祝地相傳繼

宋故穆夫人墓誌銘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嫠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于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三十里村曰馮杜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為地法利坤良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煦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

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
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如生次子也
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于室開爲兒時見我列考治
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閏我母萬年君愛叔
母猶已勤勤循循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
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上手
低面聽奉我皇考誡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
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

至背戾分門割户恚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則惴惴屏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為不孝事抵閑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已私為言居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誡之深辭指穆言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于貞節而勿虧代厚養

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寧不完于安佚兮胡適彼而忘斯介如石之鮮克兮衆猶草之離離母涕以奉教兮矢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悍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嘘過此兮母曷為知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誌銘

我列考御史有異母弟季諱承遠出於賈夫人耳病無所聞開王父諱舜卿遯唐衰微默處閭巷季父五七歲即先教讀書畫字季父既艱聽比常兒訓倍力不尚閑

王父月厚金僨先生禱曰兒雖此頎生無侈誨父稚如石授莫入焉閒王父每晨促提父手扶之抵先生所鄰長者叢辨之曰君子教焉當是也子病廢人苦之學不當是也以君子遯居豐貲縱百兒可養況多子皆成人豈不能容是子乎閒王父謝曰吾寧不見是子病乎耳雖為廢人心其不為廢人也苟往善焉何教不入天廢吾兒吾豈終廢吾兒乎教之不成其廢晩吾雖多子能自立寧知吾歲後不為人所鬪誘以利逼以害求相容

不暇夔兄弟為豺狼也觀之古寮之今可念矣即是兒
託無死地矧衣食乎目或解識字手或能善書他日為
筆傭是兒可存已勝他為也茍兄弟知親之不易不為
人所惑保而全之吾若教何害若有成亦少益於長矣
以是季父果知學及長善書聰慧敦信事諸兄如父主
緡錢千萬用子本為質無欺終身諸兄倚之不疑克成
我王父之志孝矣娶天水趙氏夫人生閎及皇甫鶚與
劉去華妻太祖平吳也擇貢舉人經學終場魁壯善射

者鶵治三傳獨能發强弩中多而速身短自太祖受之得文班丞旨今卒殿直去華今為殿中丞性剛直可愛季父字繼宗生同光甲申年卒乾德戊辰歲夏六月又二年趙母卒後二十六年葬于我皇考塋東第二塋銘曰

肢完體充性用猶鐵戕冠襜衣居華餌潔出門嘻嘻燕語無别有弟有兄斷然如截低柔勝水言甘若醴眉目春妍艷耀桃李手足娷娟弱弗勝指朋游婉婉衆比君

子入門同生相捍堅壘心之不人不備于身志行善焉爲人之全哀哀季父寧忘念慕有異于斯不愧于兹

宋故前攝大名府户曹參軍柳公墓誌銘

開叔祖諱夏卿生叔父諱承陟幼孤養於開王父好學夜未嘗觧衣臥必張燈傍枕展卷與册倦引三四始寐風號鼠跳覺起復然廣順中詩者韋㽞來自衡山從之游得其旨鄴人雅頌之道到今藉藉猶在漢相蘇禹珪與開皇考善始叔父見之蘇曰子文學材志過人盍仕

乎叔父對曰學以仕也以某觀之取公為喻公仕之達者也何利焉晨鼓未警先朝矣暮鼓已嚴後歸矣能何惠及物能何功寧邦能何道佐君能何術舉善能何法除奸能何策御戎獨言必是誰必從之獨謀必臧誰必贊之進退拳拳善惡然然動防止思違憂狗疑但不過為妻子作快樂資貪慾親朋賓僕外為氣勢於身何利乎公猶是朔餘屑屑曰官人者耶寸禄如組縛人不敢輙舉足比之心閑身閑如雲鵠飄飄下矚籠中雉耳凡

弟之義國當散之家當聚之異是害矣某有兄賢孝不
貳讀書樂道終身不仕也叔父年十八病夢道士自空
至得藥吞之曰後三十年當厄即愈曰三十年足矣及
期正月夫人孟氏卒乾徳三年也曰是當厄矣我兄在
往辭之四月至泗州五月我皇考殁某先姑之壻楚州
團練使王遜書來告叔父曰汴流湍猛舟泝多壞爾兄
之柩當焚而歸叔父報曰我兄享禄四十年乃為天下
知無行負人忍焜燼還故園乎汴若無舟有敗覆我其

抱枢同溺乎即留京師後八年四月九日叔父卒嗚呼哀哉叔父先娶叔母劉死葬馮杜無嗣有女李氏亡矣叔父善殖利好陰施鄉人無告者往濟焉厄期外縁八歳疑此致也尋其遺槀中得壊亂可辨者云大道昏昏衆物紛紛至誠烈烈羣生欽欽不窮物性不救物病不符時議不獲時利所擇必精所為必成所任必知所行必宜混混無別浩浩亦絶至私如公至奸如忠至言無疑至化無欺海入乘馬倒矢挽射𢸰車渡水濡必盈軌

執殳執干笑語安安撤户宵寢盜至而宕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不耘不耨良田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辦居上不上必迷所向處卑不卑為亂之基凡一百五十二言理有可紀之也今載之叔父宇繼遐至道二年十一月壬申葬我皇考墓東第二塋庚之位銘曰

堅學篤道生閑卒老垂文杲杲儆深世表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誌銘

鄭中大族我家也我世長者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也字肩回父諱承贊早卒我烈考養君年十七授書易膠東胡生通誦之應學究舉逮上試登第洎進名而名不在牓中謂之御筆勾落頻歳此者三我烈考若君不第命日者以數窮之云君年二十有八有禄太平興國二年果始策名授沂水簿位邑有稱平晉率民吏負芻粟給兵天子在𨷂定君居中得今官九年八月病卒君二娶室皆李姓亡矣先有女適前進士衛旭而死後出男

皃曰沭曰溶孟仲之女為董冠張景之妻冠景進士景學古文開以仲妻焉李永濟簿閏取養之君卒後十三年葬君父墓東甲地或問某曰予家唐時為昌宗誌諸父兄墓不錄其世系何也某對曰唐季盜覆兩京衣冠譜牒燼滅迄今不復舊物以冐姓古古名家已稱後者淆混無别吾寧效乎苟其材負販廝役得時用為王公卿士是須古名家子耶其不材縱名家子今何謂又問開曰為父母葬𦍒子孫貴且舉世一也予獨異之但以

子陪父兆親親相近從叔舊塋為諸父殯宫何也閒對曰人身孕及生以長暨立煦之育之教之成之言語衣食皆父母也父母至老給給不暇息心欲窮區宇間美好為子孫計尚謂所不足是父母於子亦多矣而父母死猶謂少於已曰我父母葬須善地要子孫富貴也已貴富者即曰我世世不闕葬父母是地穴當得也噫是父母生死間要皆利子孫也是孝為父母葬乎是葬父母要已利乎言及是子何為擇地必可貴且富又不見

葬師家子上於人也惟其良田堧堧不堙不崩以直道行己身以善事傳諸後是於父母葬善也吾忍將父母學人妄求己所不足者乎銘曰

今上初年以儒盡賢擇擢貢氏半登科焉我兄預之平地青天如焰益熾菅茅增烟持圭曳珮奔驟聯翩諫垣奕奕省署連連直廬閣閣相府騫騫樞衡岌岌邦計乾乾出入在己他徒罕前將此積歲英林累千周瀛西極穰穰闤闠下視伊吕宜為軌鞭嵩山崇高祇不及拳滄

海翻波一勺之泉我兄再命佐侯潞州壽非獲永名不克傳位不得顯志非果宣罔及彼衆矧為物先念此已矣寧忘愴時謌時頌事悲填思纒有筆有石乃書乃鐫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賛善大夫河東郡柳君墓誌銘

開仲父諱承煦初娶田夫人生大夫讀刑名律令之書初名震以開昔名肩愈大夫改今諱肩吾字象先乾德中故扈公自翰林學士黜使魏大夫見之府決辠人公

每問條法對辨指明絶異諸吏公歎曰與第一在刑部大理寺中天下無獄矣開寶年公徵歸朝典貢舉大夫年二十有九果為扈諱蒙門生大夫獻文章闕下即授大名府法曹參軍詔見中書除舒州團練推官平吳後上繼位擇人尤切承代至此得將作監丞執政欲留如扈語大夫避之問而答曰學非獨已利也亦欲利人也法之舍弗用即已用斯皆及物焉得直其道猶多枉矧不得直其道即仁忍為哉獄所平不平其平非不平也彪

作吏龍作官貨祈欺黨成無為有憑不誅罪十計九宼
挾位用威扶愛陷憎罔上賊下不彰不明茫茫區中害
盈于半昔皇與王專道任德降世壞俗以禮救時迨之
于今出禮入法茲失益遠依法肆情于余去諸勿能為
也即命知永州還遷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郢州太平興
國年田侯就任欽祚大夫歸病於路抵唐州于月卒於
妻隴西縣君彭之家明年夏開自殿中侍御史知貝州
責為上蔡令拒唐三百里即迎嫂彭君洎諸兒湜渷液

㴂濬濤等來明年開饋軍征燕廻拜書天子復舊官虜
報役上求文臣知兵者明年開為崇儀使又知寧邊軍
明年今鳳翔趙公昌言適為樞密副使譴于隨害趙者
搆開及京知全州嫂泣曰叔南行將棄諸孤獨往也稚
騃闕訓與養死不成人矣叔提諸孤去吾寧獨居而遠
吾子亦即吾絶矣叔孝人忍若是乎吾見諸家子父死
若伯及叔字之不如已子其猶路之人寒且餓弗干於
心者貴賤一也即有子伯叔鞠之大不知報及能立奉

諸父反仇怨之不若破異門户又多其類也吾豈為容哉吾與諸兒當從叔去炎荒遐陋吾不辭焉攜諸豎留于全明年之桂州明年歸京師明年閑以在全時峽峒事出臺獄除充滁州團練副使湜舉進士試殿廷呼曰臣柳開姪也上審之實賜登第求為長洲縣主簿邀其母行彭君號曰為汝兒輩使我南走萬里脫死瘴鄉幸歸復挈我渡吳江入蘇州將不生迈也湜名我子母去叔去吾無面視叔也乃留濬去四年湜移中牟尉滐自

京至邢嫂書曰病亟命濬速來濬往嫂書又來曰必死不相見爾諸子叔成之我泉下心安也濬與溽二兒與叔為子彭君即卒實至道元年十二月八日也君名永華少大夫五歳父故太子中舍諱文矩大夫與開同祖明年葬仲父域中甲之位柳氏於唐時為大族用儒學昇科有名者常有人唐滅既絶至大夫於登科紀中復有柳姓銘曰

雄虎玄文騂騂牝馬其息且蕃以和以雅青猴及羊歳

行周紀虎亡馬殂相去遠矣質貞者玉為塵而飛矧伊
含玉孰能可違彼雲在天惟地有泉存若飄然往皆潛
焉同兆異室乃尊乃戚大夫與彭永安而吉

宋故柳先生墓誌銘

長於己者先生於我者也非獨有道義者得專為先生
之號也即我故諸兄闢字太初長開二歲呼為先生可
也先生生於仲父承煦田夫人夫人憐之甚為兒童時
學校中師不敢深誨之及孤年三十見開與肩吾閔成

名人羨之乃自尅意讀書日與文士游作詩章句孜孜然娶侍御張渙女舉家愛焉歸不二年生一男子後得夢告我母王夫人曰婦夜夢人云更長一男子即來是婦必復産兒後死矣明年果如夢先生繼室以大名府節度判官郭知微郭來又死張生之二子長洸也次瀛也瀛五歲開抱懷中教洸誦詩聽先熟焉以是奇之先生以瀛失母開得為子瀛性烈所聞即學所學即成雍熙中開守寧邊軍不見瀛半年一日封所為文自魏來

辭直理勝若古人所作即與之詩曰皇唐二百八十年
柳氏家門世有賢出衆文章惟子厚不羣書札獨公權
本朝事去同灰燼聖代吾思紹祖先感歎盡應餘慶在
今來見汝又堪憐瀛後以急學病狂八年而死至道二
年也哀哉瀛之學亟也心亂作慼以喪其生矧他習也
事易易姓執而不移以至亡滅敗禍者也不可思焉瀛
未死前十五年先生同母兄肩吾知永州歸嫂彭君親
迎之先生愬曰我適易筮遇井井往見泉下彭强之先

生被酒拜於庭四向曰辭矣往死也至許原筮之復得井易者曰不可行易象至神知其來顯也出許病至唐州彭父為州録事入臥其家永州兄至三日先生卒夏六月也嗚呼父母愛其子不教之學是不愛其子也教之不以嚴亦不愛其子也教之子不學是不愛其身也學之不以專亦不愛其身也有教之而不成於善者未有不教之而能成其善者也教之必學學之必成成之必立立之必及夫能有及乎君子之道也則君臣父子

正社稷人民安况餘小者哉學變化也能學則庶民子為卿家不學則卿家子為庶民也先生晚自知學學未有及中道而去可傷也已瀛死之冬葬先生於仲父墓北壬之位銘曰

南剝西隳兮中煎若烹騎不得停鏕兮朔戰汗盈朝淵暮雲兮翻之相賡先生之來兮逢時始平啁啁仁義兮丈墨崢嶸比鉛飾黛兮昨豎今英貌順誠違兮深堅利兵先生之學兮于晚未成忙然下土兮茵闒枯營虺毒

虫螌兮騶虞畏行觸即麏居兮抗猶山鷟先生之去兮
世闕有靈吁嗟先生厄徂征往不返兮傷同生松風草
露兮朧月明先生歸兮宅此塋

河東集卷十四

河東集卷十五

宋　柳開　撰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誌銘

東南出海上諸國西度羌戎外朔越龍沙絶寒之塞老稚人稱為孫氏富貴家於今六十年矣他人富但積穀積金有宅有田推藏畏詐常如偷生見府縣走役曲屈言笑諂奉罔暇其止得念有動即逼況貪夫賊官賡踐本所猶虥視羔嘖嘖牙爪孫氏處神都臨帝街天子劄

遺公地以大其居崇樓敞敞扆切霄極重堂疊楹周廡繪綵明粧列侍珍肴捧筵艷奪晴春奇彈殊物歌聲樂章寶車金馬華林廣園芳秀如仙愛時選景終歲竟日將相侯王婚姻親戚宰政尹京聽順音旨羣卿庶士遵承意命名材遺賢候門謁次求覩顏面勝逢綺季行游衢路呵避後先是孫氏為富家天下誰能與之也他人貴但貪祈競竊叨冒抑奪勤恭惕易便媚閑防思奉乃尊思遜乃患持平失欺持盈失傾克公畏私謁誠懼邪

一途獲前百岐郄之寸言見稱幅辭攻之位崇切心權
極危事趹趾緩扶踣肌即傷孫氏自周室抵宋朝高祖
世宗父交子友燕吳討擊畿甸餞迎禮深朋從恩厚賚
庶入宫數名錫物加等迨我太祖寵倍于前從臣百千
陪幸其第躬伐汾晉十旬未歸往請一言遽還京國溥
天息役亙地聲歌今上聖皇丕纘區夏迎其愛女册為
貴妃族屬備官禁掖列位深患亡憂羣疑罔干是孫氏
為貴家天下又誰能與之也嗚呼漢與唐簡册中徵其

比亦少焉居是富貴其惟誰乎即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諱守彬字得之者也凡人聚百金之微居九品之末其行義必有可稱者而公享此富貴歷兩明朝遇四聖帝為親為友其德業量識何煩言哉公自右領軍遷屯武驍衛及今官乃八命為五將軍也階金紫邑千户年七十有三至道元年四月十五日薨贈左金吾衛大將軍與周高祖為友者公父贈左監門率府率諱徽者也開辱公嗣子西京作坊副使負吉善前西頭供奉

官貞幹侍禁貞諒奉職貞節貞素次子也二稚未立公女貴妃外洎公女弟女孫皆為公王家婦以其衆不録公夫人某氏先亡至道二年十一月日公葬京東某里銘曰

富無比貴無擬壽有年嗣有子惟此焉其足矣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誌銘

天下譬如人身朝廷猶心腹也四方猶四支也心腹有

疾四支病不治心腹無病可治口耳目納邪蠱內作疾
心腹也去是跌仆傷緩封緘餌補寧害焉建隆年後平
四方甚易由無心腹疾也孟氏王蜀二代三十九年乾
德乙丑歲兵降蜀公爲主太子二年年二十八偕主浮
嘉州江循峽出荆行襄州道仲夏丁丑抵京師太祖禮
以之見（禮謂降國之禮）封主秦國公公帥兖六月庚戌主疾殂
（謚恭孝王）公起復拜命留闕下後三年帥貝州明年春太祖
伐并州從還公就任母趙妃早殞蜀（在蜀追册爲名）主之內有

楚齊越國三夫人在蜀皆為妃號幸洛時公朝丁越國憂以諸母居喪太祖曰非嫡母也名入加特歸貝州令上初祀圜丘上帝公覲移帥定州進開府階上臨真定御戎四誅晉晉附敵若叔句出旁道為奇句必蹊定折敵南翼左絡邊安句郡柵城多兵復公鎮句攝句攝之晉平上促師奪燕公衛句環燕壁西偏句衆息莫兒遽旋勑公馳定以寧下迎上上歸公止句當增甲益校句計備敵來寇敗諸徐河大施賞公封滕國公籌塞事卒羣蹂音

貿罷公奉朝請鍾齊國喪起復授金吾統軍來年權執金吾去知滑州間有疾告養詔公弟右神武統軍玄珏代之公病既瘳乞理傍淮一小郡自給得知滁州淳化二年楚國夫人卒起復公如舊公風痺廢常杖必扶即起坐三年秋九月辛亥歘從中堂獨行及外名伶師肆樂笑嬉曰恙吾祛（祛舉也）也呼子詰與坐飲夜初半老僕夫宿公堂牖外聲魘徹公寢公呼即疾反（音畜）不能語且甍上聞罷朝錫贈侍中清河郡夫人公元妃張也諭諸

子証詁詵詮來奔證任曹州觀察推官詁知豐樂縣事詵吉州詮秀州並任軍事推官皆登進士第哀子供奉諲以諫謌諗詢皆殿直弗果來謥譯謚護悉幼公十五子名之上字並隆夕冬季丙子用証謀奉公由盧適洛某年月日葬北邙山有身有位有家有國者破亡黜辱屬有道得非道謂聖朝降蜀也屬非道得非道謂前蜀王氏降後唐也是顛危有幸不幸也元明惟仁全有仁昏不又若公其幸歟銘曰

玄詁公名遵聖氏居坤用物少而粹歸中列鎮殞且瘁

馳山雪釁亹作蔽公年出彼洎卒此并葬兩齊均厥齒
昭然秉生超特異坎坎遂堂恭孝次公無後憂多令子
六女五殯侯王嗣二主闕書國有史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誌銘

郡府間年貢士上列宰相擇辭臣學官躬五試之歲三
月甲子渤海高南金治毛鄭詩中第在殿方引卷名名
上視之曰高書記子乎大臣覆之曰然（覆覆視其卷也）上曰頤
在乎當老矣南金對曰臣父年八十一在矣上曰朕昔

迎后符氏抵魏句王命頔曰佐朕膳頔上手不懈兢兢然多禮人也大臣交贊薦之退呼南金問者三上曰授汝父左補闕致仕吾旌善人用勸天下致仕官無俸入賜錢十萬令于魏取之翌日南金捧命來歸公拜之幕府吏動天子加殊命非常者夏五月閑自貝貶逐南行過公宇下見公冠大頂烏紗疊帽衣緇緣褐縠單裘手右戉杖左捧襲中出錦引幅篟牙軸紋綾背紙押押第署朱鏤印文披之即新誥也公持之如不勝慼涕下瞼荷

君至也明年春三月丁丑開率縣民饋軍伐燕路出大名鄉之人語開曰公當去月辛酉歿矣夏五月庚寅開隨兵迴使告其孤曰願銘公墓以報公厚知於我也潤南金與嵒三子列公行事以請唐建中年太常為七歲女子以父彥昭事能死賊中謚之曰愍名曰妹妹彥昭守濮陽背賊納歸于德宗封平恩郡王生同州文學諱衡衡生西吾隱而不仕西吾生公公字子奇用文取進士高第歷慈丘遂平二主簿安申等州大名府觀察兩

支使周顒德魏王奏授公掌書記開寳二年王移鳳翔府至洛帝止之公從王罷歸復選授舊官六月丁太夫人琅琊王氏憂終喪足不越庭户府帥李公復奏公如故上二年有誣奏公以老而怠其任者急詔庭見責之辭不小屈上曰爾實止為一書記其久而曾無涖他事乎公對曰臣守道俟命不茍不競乃如此也府鉅細事無官者臣兼治之非止在臣所職書記耳上曰若何謂頓老不治務乎爾去復其位矣七年公始以疾免昔王

之未去府也左右惟貪虐天下而所不能堪及王之去即羞懼無敢一游於魏者獨公居之前後三十年不遷不離始至之日與告終之夕出處進退語默用舍無媿人無咎言世謂公君子也公至魏之初有羣小吏遇公于塗中趨而候公公即停駕揖之有大吏復若是公乃降荅以禮至公免職公固不易以是吏多避去不敢見與公言經史子集舉而問之則公懇懇誦之無有舛忘皆如目前事公為文精且典手抄書千卷字細如豆無

漏無誤至老而益精得之者藏為書寳信義忠勇孝愛仁恕公不闕一公長子浣暨公夫人趙郡李氏先公而死某年月日以公歸大名府元城縣某鄉某里李夫人之墳葬焉公三女孟適故宋興元府司錄參軍晁仲適將監丞李策季適著作佐郎集用礪未歸而夭南金解褐得沙河尉鄖應進士舉公卒之日無恙教誡後事不亂銘曰

羣萬浩浩公獨有道驅訣競偷公學優優易世一官行

積名完公之所易人之所難貲充位榮死矣其空方之在公我殊彼同以誥何德歲紀未極斯焉消息惟天聰明視諦聽誠湊聲淵穆無適莫程埃坌窒目奔夷且覆納吉必經反危以寧此之云遠其逝不返豈惟於人亦惟於身我來舊鄉公今云亡厥善其長厥裔其昌寫我心傷刻為詞章

宋故河南府伊闕縣令太原王公墓誌銘

上之十四年秋太原王君信詔還京師位以東頭供奉

官如故癸巳將以其年冬乙酉葬其先大夫先夫人于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上店里伯樂原禮也公謂其甥開曰天子命我掌戎于外于今十年矣爾外祖父母不克襄葬事子誠不孝人也今幸歸不可以失卜之歲月日時既皆吉爾其銘得乎文矣吾之家以孝友稱爾外祖父伯氏司徒公玭始以其才薦于後唐長興帝故授之以參軍歷晉暨吳餘十五年兩遷士工功曹事磁州人盜成獄有枉者詒能直之帝以夏津令賞焉凡官四

實在大名也至周授河南伊闕令吾時年方壯以才畧
為武人吾見爾外祖父手未嘗棄去書史誨于子未嘗
不及忠信仁義視人無内外親疎爾外祖母毗其德無
少異焉凡生子男一人吾是也女四人皆嫁仕君子爾
母其長矣次曰京兆郡夫人義武軍節度使太師咎公
居潤之妻也又其次適於高氏高氏早死而守志者皆
吾娣也嬪程氏者最秀而少亡矣嗚呼昊天罔極吾弗
能報爾吾家之出也復見爾文有名斯不辱吾先人矣

開拜且退而書曰公諱承業字紹祖曾祖諱翰祖諱佐父諱珣皆不仕夫人天水趙氏先公七歲而亡公之卒年七十有七在壬戌冬十一月己未今公之葬實十月也銘曰

男賢若父女賢若母斯焉為誰柳開外祖名兮傳于世骨兮歸于土洛水切山千秋萬古

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誌銘代夢壽作

惟王建侯寧邦國曰咨爾守節爾之良子其耿乃休光

爾之紊乃成績顛隕其追弗庸克自及予將其試汝汝侯于乃單單惟政有成汝其遷于濟濟既五年始來朝曰西北晉奸也汝居遼以扞之久弗易厥初民兵且完曰東南吳臣也汝徙和以接之逮明年侯死有仲曰鈞歸侯于濟冬定葬于西客有誌且銘之者曰

晉陽李氏者侯之姓也曰守節而得臣者侯之名且字也太尉贈封曰植者侯之曾祖也太師贈封曰益者侯之王父也滑相潞三節度曰筠者侯之先也東頭供奉

而迨皇城使者侯之四命而職於内也始於單而訖於
和曰團練使者侯之四封而牧於外也起仕於周而暨
我宋者侯之歷兩朝而臣三帝也十五年學於家而十
八年位於世者侯之壽三十有三也歲辛未而春戊辰
者侯之薨曰開寶四年二月二日也冬季庚寅而襄事
者侯之於是歲而封於墓也二季掌後而主喪者侯之
無子男而有女也哭室而奠帷者侯之妻曰符氏也某
州某縣某里者侯之先塋今從葬也摭辭而書石者侯

之館客臧丙夢壽詩也

河東集卷十五

河東集卷十六

宋　張景　編

故如京使金紫光禄大夫撿校使司空知滄州軍州事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柳公行狀

公諱開字仲塗曾祖侄祖舜卿皆不仕考承翰為監察御史以公贈秘書少監世居魏公生于晉開運末幼而卓異舉狀奇之周顯德末少監為南樂令公年十三夜

與家人衆立於庭廡間有盜入其室皆驚畏不能動公呼走取劍盜踰垣而出公從而揮之斷其足之二指聞者歎其膽畧之異焉初唐末搆亂朱李杌河相持魏為干戈之地文儒蕩然學者名為儒不知為儒之謂公凡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為其指摘是後百家之説漢魏迄隋唐間文史悉能閲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覧不能舍歎曰唐有斯

文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元又有意於子厚矣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公方以述撰為志博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文中子王通讀經且不得見故經籍之篇有亡其辭者輙補之自號補亡先生傳遂改今名今字其意謂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必欲開之為塗矣今野史補亡雖且不存而野夫先生二傳俱在足以觀其志

焉公為布衣神貌竒偉尚氣自信不顧小謹凡所結交皆求豪傑有出於人者視齷齪俗儒輩不與言故大諫范公杲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文常口誦於朝野間為公之譽世因稱為柳范當時有名之士咸望公求交焉故閣老王公祐方守魏公以書謁之時王公與陶穀扈載齊名未嘗以文許人得公書謂公曰不意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自是學者益大信於公公一日與所友者坐酒肆酣飲其側有一士人亦與人酌

氣貌稍異語言時若可聽公問之士人通姓名即至自京師以貧不能葬父母暨家之數喪聞府主王公祐名士也將求之以襄其事公名以與同席審之得實意甚可愍謂之曰生之費將用幾也曰得二十萬錢為可公潛計復謂曰且就舍吾為生謀之公雖大族然以重義好施頗耗其家以是人故竭其資畜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元振之義不能遠過以是四方之士游魏者畢歸之故聲名煊赫于遠邇及游塲屋攜文

詣故兵部尚書楊公昭儉楊公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餘年矣崖相盧公方在翰林一見公謂奇士無敵開寶六年太祖御講武殿復試禮部貢士公年二十有七一舉登進士第太祖方注意刑政去州郡馬步使立號新立司寇參軍八年公釋褐首其任于宋州九年以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四年親平晉擢公為贊善大夫公從駕督楚泗八州芻粟皆先期集事太宗嘉之會常潤二州羣盜起命公知常州公至使諭盜

曰吾來汝速歸歸則生又厚賞汝不歸將盡死矣遂設

奇捕獲咸戮之賊懼稍稍有歸者公撫慰之給庫府衣

物私出緡錢益之自解衣加其酋首皆致于左右或說

公曰寇不可近且虞或變之禍也公曰彼失所則為盜

得其所則吾民矣始懼死而我親愛之出其望也我亦

赤心感之未歸者盡思歸我矣果如其言不半歲闔境

肅寧遷殿中丞明年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潤人熟公

治常之跡也畏公如神明太平興國九年詔歸出貝州

加殿中侍御史明年坐與兵馬都監執公事爭鬬貶上蔡令時雍熈二年也公在常州多所殺戮蔡人畏公之名也公即蔡悉名父老與言政有害民者以利除之民有詞訟非故鬬至傷者必盡其理而赦之民皆曰公非不能震畏實愛我之深也督租賦不以刑勸諭相約而已民懷公仁莫敢逋負明年春大舉兵取幽冀公率民餽糧從軍初王師將之涿州數與契丹戰有渠帥領萬餘騎與我帥米信相持不懈忽遣使來欲降公知之謂

人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彼必有謀急攻之必勝時米信遲越二日約未定渠帥驟引騎來戰後聞之益矢之徵于幽州也其見機如此公自涿州還闕下乃上書乞從邊軍効死太宗憐之復得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多言邊事太宗頗納之又上書曰臣以幽州未歸北敵未滅望陛下于河北用兵之地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況臣今年四十膽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機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明年詔文臣中有武畧

知兵者公奉詔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公至治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冬十二月沿邊州郡相馳告以契丹將犯邊急設備居數日連受八十餘牒公獨不告時宣徽使郭公守文主軍陣公馳書陳五事料契丹必不犯邊契丹果不動其料敵如此寧邊者定州博野縣也以其控要始建軍以公蒞之白萬德者鎮州真定人也為契丹貴人沿界蕃族七百餘帳皆萬德往來轄之博野之豪傑或為萬德姻屬故人者往往出入界上以見萬

德公潛知之乃陰結豪傑漸與親密夜引豪傑入臥内與之飲謂曰汝能為我說萬德則幽州可立取汝必為貴人也豪傑許諾公使謂萬德曰中原失幽薊六十餘年今朝廷大興師衆必將取之爾生中國則朝廷為父母之邦奈何棄禮義而事北敵爾能南歸則分茅列土為公為侯世世不絶功在史册非爾何人也萬德大喜使豪傑請約公再使謂萬德曰必也順動爾始終受敵文命可先示我我崇儀之命亦為爾質豪傑去未返會

有詔罷公歸闕其夜豪傑迓公曰爾遽止吾去矣因歎曰吾將使萬德為内應而密奏于上我先以輕騎直走掩其不備命諸將分道提精兵疾入則幽州可下也不集吾事非天矣夫抵闕下去知全州端拱元年也全民方苦蠻寇先是全西溪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口率常殺掠民擄民婦女以至户無積糗野無耕牛皆為粟氏攘奪雖隻雞斗粟悉致民令朝廷遣使臣置峽口香煙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其為患公至乃出府庫帛

製衣造銀帶暨巾帽數百副選豪吏之勇辯可使者得三人俾入溪洞諭粟氏曰天子擇我來此爾輩倚山恃險而害我民爾出當與爾賞與爾屋為爾居與爾田為爾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爾類矣粟氏懼留衙吏二人為質其人與粟氏酋長五人俱出公賜以衣帽銀帶緡錢親犒勞撫慰謂吏民曰粟氏如此不為爾患可犒之吏民爭以鼓樂飲粟氏居數日公命粟氏乘馬還洞口約日并族而出至日酋長先率數十人來歸不月攜

老幼盡數百口俱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聚居焉作時鑑一篇刻石以誡之酋長詣京師太宗命五酋首皆全之上佐官至今被命服有俸給而完其族也太宗以公為能賜錢三十萬淳化元年移知桂州明年詔歸明年為黠徒訴入臺獄貶滁州團練副使初公治全也有僧曁吏教全人誣告公公劾之撻其背黥而送京師至是二人謂罪不至此故公當之明年詔還復得崇儀使賜錢三十萬命公知環州州與吐蕃接先是吐蕃常

與環人貿易環人悉詐其斗枰其物直之增減與漢價不類蕃漢民多以此鬬官司黨漢而虐蕃故蕃情常怨於我公至平其斗枰一其物直擒民之欺蕃者刑之蕃情翕然愛公每見公出歡呼號喜明年春移郴州民方困輦饋初運稍絶再運又起而發其半富民大賈悉蕩其業轉運使又遣使至第三運皆赴環州百姓惶駭聚數千人爭赴州署號訴曰力已不逮願就死矣公與使起立厲聲諭之曰爾無慮必為罷之因命吏遺書於運

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糧草如不增大兵可有四年之蓄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敝畜乘殆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言於上前三日吏廻罷之邠民大呼叩頭感公多泣下者闔境圖公像而拜之冬詔歸邠民擁城門不得出因夜潛去時曹民多訟屢攝大獄至道元年以公知曹州不數月辭鬬咸息公上書言祖父暨叔母而下皆未定葬願得近郡官謀葬也許之秋八月賜錢二十萬移邢州明年葬尊幼二十三喪求

假歸魏公遍撫其柩盡哀而聲不絕者數日皆自誌其墓魏人以公孝愛之厚可化於世也明年太宗升遐加如京使明年今上改元咸平公秩滿入覲尋出知代州既受命又上書言邊事及諫減省職官訓練士卒書奏上頗悦之公至代代城多壞不葺公曰昔太宗躬被戎衣而有此地咫尺寇敵至何以禦之將帥恥不能先公之謀皆沮其議曰邊寇不動勞民不可公曰俟其動何及也力奏而葺之諸將怨公公謂姪滉曰吾觀昴星有

光雲氣多從北來犯我境上寇將至也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若有動彼必搆危於我也因奏曰代為重地臣不材不可居願得一小郡治之明年夏移忻州秋契丹果動九月上書乞聖駕起河北十一月郊祀畢十二月車駕幸魏敵騎悉引去明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上以契丹入寇皆由雄霸滄州路詔公知滄州兼兵馬鈐轄二月公受命疽發于其首自忻乘肩舁至并州三月有六日卒于并年五十有四公之仕也積階至金紫

撿校至司空兼秩至御史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河東縣伯食邑至九百户公病亟命筆曰吾十年著一書意今未畢可傳于世吾將死矣門人張景名其書曰黙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公以黙而著之後必有黙而觀之黙而行之者黙之義遠矣哉公以大儒名於天下學者以公為蓍龜得公一顧聲名四出公好賓客樂道人善不以己之能而揚人之不能也嘗謂張景曰吾於書止愛堯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

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為深也公於經籍皆極聖人之心膂況經之下哉歷代之興亡治亂星辰氣候山川地理如示諸掌頗究陰符素書孫武之術故其道不滯於物其為大賢人也天下用文治公足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不拔之功天下用武功公足以詰戎兵戢奸宄而收無敵之效真偉人哉

河東集卷十六